

【性別大視界】三八婦女節的另一種提問：我們正為女學生準備怎樣的未來？（I）

性別大視界

##### 文／教設系助理教授彭莉惠

三月八日，校園總會出現一些熟悉的畫面：祝福海報、溫馨短文、象徵性的致意。這些都很好，也值得欣喜。但身為一位在大學講授性別相關課程的老師，我每年到這一天，心裡都會浮出一個更尖銳、也更誠實的提問——婦女節如果只剩下「祝妳快樂」，那我們是不是失去了它真正的力量？

<br />

其實，婦女節從來不是一個「氣氛很溫柔」的節日，它原本就帶著衝突、談判與制度改革的底色：工時、薪資、投票權、勞動權、身體自主權。換句話說，婦女節的核心，不是歌頌女性多辛苦，而是向社會提（逼）問：你／妳願意把資源與權力，真正分配給女性嗎？

把這個問題放回大學校園，可以延伸成更具體的提問：我們在高等教育中，究竟如何對待女學生？我們給了她們足夠的知識，但我們是否也給了她們足夠的制度理解、公共參與的入口，以及面對未來競爭時「不必自我縮小」的心理安全？

<br />

##### 一、成績的平等，並不自動等於機會的平等

在台灣的大學裡，女學生長期展現出穩定而亮眼的學業表現。你走進教室觀察，你看到的是她們上課專注的神情、做功課的細緻、對問題的敏感、對人際互動的照顧能力、以及在團隊合作中默默把事情完成的那種可靠。某種意義上，女學生是高等教育場域裡最穩定的「高品質行動者」，相信多數老師會同意這樣的說法。

<br />

但我也必須說得更直白：學業的優勢，並不必然轉化為權力與資源的優勢。畢業後，很多女學生會走進一個更複雜與真實的世界（也許不見得這麼赤裸，但仍隱微存在）：薪資落差、升遷天花板、職場文化的性別偏見、或是「妳那麼強，應該也能把照顧家人的事做好吧」的這種溫柔的要求或想像。她們不是不努力，而是進入了一個把性別期待藏得更深、更精緻的制度。

<br />

高等教育常常理所當然認為：我把妳教到很會寫報告、很會考試、很會做專題，就完

成任務了。但婦女節提醒我們，教育真正該處理的，是「機會如何被分配」。女學生在學校裡若一直被訓練成「完美執行者」，卻很少被邀請成為「決策者」或「規則設計者」，那麼她們走進社會後，很可能依然優秀，但不一定更自由。

<br />

##### 二、校園裡隱微可見的「隱性課程」與「自我縮小」

性別不平等在大學校園裡，常常不是大聲的歧視，而是細碎隱微的暗示；不是明目張膽的排除，而是長期累積的自我懷疑。我常在課堂中觀察到一種細微的差異：

<br />

許多女學生遇到成功時，會說「我剛好運氣不錯」「我只是比較認真」；遇到挫折時，卻很快下結論「我可能不適合」「我能力不夠」。她們傾向把成功歸因於外在、把失敗歸因於自我。這不是她們天生如此，而是被社會化出來的謙抑與自責：妳可以很努力，但不要太有野心；妳可以很優秀，但不要太像領導者。而更棘手的是：當女學生開始展現企圖心，她們常同時承受一種雙重評價——太柔，被說不夠有魄力；太硬，被說太強勢。這種「兩難」會讓人慢慢學會自我修剪：說話留一點、企圖藏一點、把想要的包成「不好意思」。久而久之，女學生不是不想贏，而是把「想贏」變成一件需要自我辯護或自我掩飾的事。

<br />

婦女節如果要在校園真正落地，我認為它首先要挑戰的，就是這些隱性課程：我們是否默默教導女學生把自己縮小，來換取安全與被喜歡？

# 三八婦女節的另一種提問： 我們正為女學生準備 怎樣的未來？（I）

婦女節如果只剩下「祝妳快樂」，  
那我們是不是失去了它真正的力量？



## 性別大視界

淡江時報